

抗我故事

第一集

許任棣著



編者 胡王周
著者 昌振彬
校訂者



抗戰十問

①問

誰是我們的敵人？

答 日本帝國主義者。

②問

怎樣打倒我們的敵人？

答 擁護領袖，抗戰到底。

③問

怎樣才能抗戰到底？

答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④問

怎樣才是有錢出錢？

答 節衣縮食捐獻財物。

⑤問

怎樣才是有力出力？

答 踴躍當兵，努力生產。

⑥問

學生應怎樣救國？

答 鍛鍊身體，努力求學，幫助軍隊和政府，宣傳，募捐……。

⑦問

怎樣維持後方治安？

答 加緊團結，肅清漢奸。

⑧問

敵人來應怎樣應付？

答 斷絕接濟，發動游擊戰爭。

⑨問

怎樣復興中國？

答 全民精神總動員，奉行抗戰建國綱領，實行三民主義。

烽火麗水碧湖杭州正中書局

一九四〇，二，二三



3 0538 8197 9

序言

趙啟仁

抗戰軍興以來，缺乏精神食糧的呼聲，到處可聞，而以兒童界爲尤甚。夫兒童也是抗戰有力的一份子，宣傳、徵募、慰勞、生產等工作中少不了兒童的參加；就實際講：兒童也確切把握時機，對於時代所賦與的偉大的使命，業經費了不少的心，盡了不少的力。可是這種工作，還不夠緊張，還不夠充實；最顯著的弊病，大多數的兒童，還沒有和抗戰發生重大的關係。組織民衆訓練民衆的事實，一天一天的收效了；對於組織兒童訓練兒童以配合抗戰的要求，老實說還沒有惹起多少人的注意：這是抗戰中一件重大的損失，於此、編選合於他們胃口的精神食糧，以激發他們抗戰的情緒，加強他們抗戰的意識，從而引導他們參加各種有關抗戰的活動，不是一件有意義有價值的工作嗎？現在王崗兩先生就兩年五個月來可歌可泣的史實，編成抗戰故事一書，選擇既嚴，組織又細，深覺不特可以適應兒童的目前的急迫的需要，而且可以增加抗戰的充沛的真實的力量，因略述所感如上。

自序

誰都會這樣想、在這長期抗戰的當兒，應得多做一些救國工作；誰都相信、「抗戰故事」是培養民族意識，激發抗戰情緒的良好工具；於此、可以想見我們編著這本小小冊子的本意了。

我們這本小小冊子——抗戰故事——是二年五個月中片段的抗戰史實的精華。我們經過了長期的、多方的搜集，我們經過了嚴格的、審慎的選擇；我們經過了嚴密的、精細的組織。我們自信這是會合他們的脾胃的——高小學生、小學教師、社教人員、宣傳人員、師範學生、初中學生……。

我們正希望：在敵人退出我國領土以前，這「抗戰故事」會一冊一冊的繼續着和讀者諸君見面。

我們很幸運：蒙許教育廳長題封面、趙欲仁先生作序、周彬先生校訂、陳爾康先生作封面、柯秉鐸先生插圖。感激之餘，謹此誌謝。

王振鐸
胡昌漢
念八年民族復興節於麗水

抗戰故事

目次

頁次

① 殺何廢。	一——四
② 少年先鋒。	五——十
③ 賢母子。	十一——十五
④ 最後的微笑。	十六——十九
⑤ 一個妙計。	二〇——二一
⑥ 人間地獄。	二二——二五
⑦ 陳大毛水中殺敵。	二六——二九
⑧ 女將軍。	三〇——三二
⑨ 二條好漢。	三三——三四
⑩ 寧死不屈的苗可秀。	三五——三八
⑪ 王貴州黑夜捉鬼子。	三九——四二

㉔	怒吼了的村民。·····	四三——四六
㉕	智勇俱備的 <u>楊惠敏</u> 。·····	四七——四九
㉖	鬼子中毒。·····	五〇——五一
㉗	小英雄。·····	五二——五四
㉘	<u>史恩華</u> 大戰 <u>比家山</u> 。·····	五五——五七
㉙	現代 <u>木蘭</u> 。·····	五八——五九
㉚	脫險。·····	六〇——六二
㉛	火葬。·····	六三——六四
㉜	好老人。·····	六五——六六



漢奸何瓚

殺何瓚

何瓚是一個十足的，道地的大漢奸，他自傲了杭州市的偽市長之後，就拚命巴結鬼子，討得鬼子歡心。他拚命幫忙鬼子捕殺我愛國同胞，他拚命的幫忙鬼子辦理奴化教育，他拚命的幫忙鬼

子……。

何瓚這樣的出賣祖國，做鬼子的走狗，除了漢奸，你看那個還不恨之入骨呢？因此，便激起我三位愛國青年，刺殺何瓚的決心了。

三位青年是誰？一位是友直，一位是得仁，還有一位是永明。

二十八年一月，這三位青年帶了武器，和其他需要的東西，偷偷地進了杭州，找了個住腳地方之後，就分頭把何瓚的住宅和行動打聽了個詳細，滿想找個很好的機會，早些結果了這一隻鬼子的忠實走狗——可是終因何瓚來去小心，防備周密，無從下手。

是念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吧！寒風刮面，黑雲密布，整個的天空，找不出半點星光，大街小巷

，行人稀少，充分的顯示着劫後杭州像死般的沉寂。三位青年，便趁這當兒，帶了武器，靜悄悄的閃入何環住宅（積善坊十一號）旁邊一條冷僻的小弄裏，在等着機會刺殺何環。

青年會的大鐘「噹」的打了一下，時間是八點半了。「咕！咕！」的二聲，一輛黑色汽車，從三元坊那一段開到何環住宅的門口，停了下來，何環下車，二個保鏢跟着入內。這時，三位愛國青年，本想動手開鎗，只怕沒有十分把握，所以又讓他走了進去。

何環進去約二三分鐘光景，三位青年就潛行過去，把正在預備小便的汽車夫一把抓住，這車夫身材高大，很有些蠻力，差點兒被他掙脫，看見友直手拿手槍，方才不敢動彈。三位青年把車夫帶入鐵門，隨手把鐵門關上，進了鐵門，看見兩個偽警，連偽市政府職員、門房、傭人等共二十多人在鐵門裏邊，三位青年把手槍一舉，低聲而沉着的說道：

「不許動！大家聽着！我們是革命黨！來殺大漢奸的，不與你們相干，大家把槍放下！」

二十多人面面相覷，個個全身顫抖，二個偽警把長槍和身上的子彈帶解下。內中有二個人預備向後門逃走，永明輕聲喝道：

「不許走！後門有大隊人馬守着！去只有死！」

結果，這二十多人和汽車夫，統給三位青年闖入鐵門內的三間平房裏。得仁擔任監視，兼管

大門。

友直永明再走進去找尋何鑽，可是何鑽住宅很大，房屋很多，不知他住在那兒。正想設法敲開腰門（在平房以內是花園，腰門是在平房花園之間）忽見裏面有人出來，大概是偽市政府裏的小職員，他見了友直和永明手上拿着手槍，驚惶失措，回身就逃，逃進一間小屋裏去，把門「拍」的關上。友直永明衝進腰門，迎面又來了三個女人，見了他倆，便急忙回身向樓上逃去，他倆不去追趕；再向前面衝去，走到一間精緻的飯廳外邊，看見了何鑽和他的妻兒、門客、男女傭人，約共二十多個，坐着、站着都有，二個佩槍的保鏢，立在旁邊，互相談笑，很是熱鬧。門客中有三個是穿着皮大氅的中年人，大概是偽市政府的高級職員。保鏢中的一個，身材高大，是西湖國術館聘來的，據說武藝很好。這時何鑽把呢帽、大衣、向衣架掛上，女傭人遞一支紙烟、一盃茶給他，他正在吸着烟，幽閒地談着話，友直突然的喝了一聲：

「命令！」

殺
何
鑽

應聲對準何鑽頭部發了一槍，何鑽聞聲回頭，第一槍從身邊擦過，接着就發第二槍，打中何鑽背部，受傷倒地，永明又對倒在地上的何鑽發了二槍，都打中他的背部。當永明發槍的時候，友直舉槍對準二個保鏢，喝令：

「不許動！雙手舉起！」

一面拿出手榴彈，對準中央投去，轟然一聲，炸死了幾條狗命，炸傷了幾個小漢奸。友直永明同時伏地，平安無事。

守在外面的那個得仁，在友直永明進去以後，忽然聽得有人敲門，他就輕輕地把門敲開，等到外邊二人進來，立刻又把門關上，並喝令進來的二人也走入平房，等到友直永明成就好事，方才一同走出鐵門。當時本想把鐵門反鎖，只因外邊沒有門鈕，無法鎖上。他們想：雖然因為房屋高大而又很多，裏面的爆炸聲外邊無人聽到，但鐵門既不能反鎖，裏面未死的人一定馬上出來報告，要想安然退出杭州，決不可能，所以大家便準備犧牲，如果路上碰到敵人，起碼要掙他十來個。那知出人意料，一路來並無半個敵人碰到，他們終於很平安的從杭州化裝回到後方來。

聽說他們這次殺了何瓚，大大的受到我國政府的獎賞呢！

的確，他們忠勇愛國、奮犧牲的精神，是非常的值得我們敬佩的！我們敬祝他們身體健康！前途無量！

少年先鋒

一個爽朗的秋夜，天上圓圓的月亮，老是露着笑容，許多殺敵的隊伍匆匆地走着，一排排槍上的刺刀尖，映着雪一樣的寒光。

走過村莊，橋樑，走過六十多里的公路，便是一叢很大的樹林，大家坐在濃黑的地上休息，四面的虫兒在鬧鬧地叫着。在排長徐得勝帶領的隊伍中，有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張小寶，拔開了水壺的塞子，喝了一口冷水，似呼有些兒甜味。

「老弟！你跑得吃力嗎？」一個年近四十歲的老弟兄——趙大中，一邊搥着汗，一邊像父親似的慰問着。

「不！」張小寶居然這樣吃硬地回答。

弟兄們那一個不替這孩子擔心：年紀這麼小，吃不起苦，有些小孩子，在這年紀還在爸媽面前吃糖呢！

可是張小寶偏會硬碰硬，一說到打東洋，就睜圓了一雙野貓似的眼睛，立刻躍躍欲試似的，他比大人還來得慷慨激昂。他還教會了弟兄們好幾隻打東洋歌，因為他是一個小學裏的五年級

生。

十分鐘休息的時候過去了，他們的隊伍繼續在前進的路上，通過了炸燬的樹林，通過了炸塌的橋樑，就有「嘶！嘶！嘶！」的機關槍子彈，從前面橫掃過來。大家知道，這就是火線了。

大炮一聲聲的迫近。

張小寶跟隊伍進了戰壕，伏着聽大炮轟轟的聲音，真像在動物園裏聽過的獅子吼聲一樣，有時敵人偶然停止發炮，張小寶把耳朵貼在戰壕上，很清晰地聽得到坦克車的聲音，鬼火一樣的光，一閃一閃，忽明忽暗。——他想，渴望了好久的打東洋、殺敵、復仇、救國，一串串雄壯偉大的理想，現在可以如願地實現了。「哈！」該死的東洋兵，就快大批送到自己面前來了。「開心得囉！」他摸一摸自己疼愛的槍，一顆心快要躍出胸膛似的，他微微的笑，得意地笑。

敵人的炮彈，越來越多，炮聲越來越響，可是轟隆隆打了半夜，一炮也沒有打中。張小寶摸摸自己的鎗枝，他開始詫異東洋人太不中用，把很多的炮彈這樣糊塗地亂化了，他覺得萬分可惜。他記起排長最精采的訓話：「看！咱們中國貨……一顆子彈換他一個……！」

張小寶正想得出了神，突然，排長下着命令：

「弟兄們！準備！敵人步兵衝鋒！」

天色慢慢地黎明了，敵人的炮聲漸漸地稀疏下來。從壕溝裏望去，一隻隻敵人的鋼盔，烏龜似的在前面蠕動着，看他鬼頭鬼腦的神氣，快要衝過來了。於是我們立刻給他一個迎頭痛擊：「格格格格……」機關槍憤激地叫了，步槍也叫了，同時迫擊炮也打準了敵人的炮兵陣線。

張小寶看着、叫着、罵着、跳着、笑着，看着那些壞蛋，一個個地中彈倒了下去，有幾個烏龜壳似的鋼盔，滾到自己腳邊了，他一手舉起了槍，一手拿着手榴彈，圓睜着眼，瞄準了擲出去。

東洋兵失去了大炮的掩護，便用那怪獸似的坦克車，遠遠地一輛一輛向這面闖過來。大家立即成了散兵線，紛紛伏在道路旁、草叢裏、屍堆裏、水溝裏……。

只有張小寶一個人沒有伏下來，站直了身子，摸索着乾糧袋，似乎在找東西吃。

「你伏在地上，小同志！……」大家都嚷，都吃驚着張小寶的大胆。

但是張小寶仍舊站着，還是摸索着所有的衣袋，……他終於尋到了半塊遺忘了好幾天的「拉日餅」，於是一口咬着。一粒槍彈「嘶」的一聲，掠過他的唇邊。

張小寶動怒了，他把臂膊揚在空中，放大了喉嚨叫喊起來：「衝呀！殺呀！衝呀！……」幾百顆鐵刺似的槍彈，在這孩子兵的附近呼呼的穿過，像有一羣胡蜂在四週圍擾着。——他

不害怕，他只管衝上去。大家都相信張小寶瘋了；但是這是可尊敬的、小小的年紀，衝鋒打第一，真了不起！

徐排長一面歡喜這小孩子的勇敢，一面又擔心他人小，胆子未免太大。

「張小寶……伏在地上……」他發命令。

但這孩子似乎聾了，他只是不住的向東洋人開近來的坦克車，揮着手臂叫着：

「前進！前進！……衝呀！殺呀！……！」

張小寶的叫喊，如烈火似的燃燒了每個人的心。……趙大中馮英傑……都起來了，跟着孩子

兵去衝鋒，現在他成了指揮官。

徐排長於是跟了上去，還有連長、營長，……一蓬似的跟上去，官兵們都喊，弟兄們都喊：

「衝呀！殺呀！殺東洋鬼子呀！」

我們的隊伍完全衝了出去，潮水一樣的衝激過去，手榴彈不斷的向敵人的坦克車擲去。

退了！退了！只見坦克車一輛一輛匆促的退回。有幾輛是倒下了，有一輛在人潮上翻了身

，張小寶就站在那輛車上，揚起手臂拚命地指揮着。

二十分鐘以後，我們的隊伍佔領了××嶺。張小寶睜開了眼，躺在牀上。幾個白衣翩翩的看

護小姐爲他醫治傷痕。有一個這樣問他：

「小同志！要不要給你寫信到家裏去？」

但是這勇敢的孩子兵，眼睛發了光，哇的一聲哭了：

「報告醫官，我的家早已經沒有了……我的家在上海閘北，一·二八被鬼子燒了，殺死了爸。……八一三我和媽，從閘北逃出來，媽在先施公司門前，轟的一個炸彈死了！

……我……我沒有家。」

看護小姐心動了，眼中流下淚來，拿了一塊雞蛋糕來慰勞他，張小寶拭着淚從容的笑道：



將士們跟着張小寶奮勇衝殺敵人

「嗨！東洋鬼子！你兇，——給一些顏色你瞧瞧！」

獻給全中國的兒童

金羽

生在苦難中，
成長在鬥爭裏，
鐵的時代鍛鍊成
鋼鐵的身體；
沐着腥風，
浴着血雨，
爲了祖國的復興，

我們要：
咬緊牙，
握緊拳，
用血的肉體把歷史
塗上燦爛的一頁。
前進，中國的兒童！
高舉起勝利的旗幟，
迎着光明走去！

賢母子

胡老旺是永康蘇叭鄉下楊村人。他的村莊，落在二溪合流的港口，後面是一片蒼翠可愛的松林，旁邊點綴着幾株古老的樟樹，風景很是美麗。他的家是一家農戶，家裏只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母親和二個十歲左右的弟妹。他家的生活，是他和他的母親在勞苦中掙扎着的。

他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他有一個強健的身體，他有勤儉耐勞的習慣，他富有愛國熱忱，他自前年（二十六年）聽到日本鬼子無端侵略我國之後，心裏非常忿怒；時常想放下鋤頭，跑到軍隊裏去幹打鬼子的工作。可是終因隣人的勸阻和母親弟妹的無人供養、照顧的二重關係，沒有照着他的心願去做，他是常常以此爲恨的。

去年九月，蘇叭鄉的壯丁抽籤了，他便笑嘻嘻的跟着保長到鄉公所去（在官塘下胡氏宗祠），滿望抽了個頭籤，可以早一點兒出征；可是結果呢，他是抽到第×號，此時，他心裏雖覺有點不甚開心，但是他想：中間有幾籤是緩役的，大約不久就可以輪到他啊。他回到家裏告訴了他的母親之後，仍然幹他日常幹慣的工作了。

三月七日這一天的上午，微弱的太陽光照着青溪的流水，不住的閃爍着。這時，胡老旺正在

起勁的幹著除草的工作。

「胡老旺！你在這兒除草嗎？吃力吧？」

這樣的一種聲音，突然的從背後送了過來，送到胡老旺的耳鼓裏。胡老旺掉轉頭來一看，原來是一個穿着制服，精神飽滿的青年——胡文會鄉長。

「是的，沒有什麼，胡鄉長此刻從什麼地方來啊？」胡老旺停止工作，拄着鋤頭，面孔對着胡鄉長這樣的說。

「老旺！你是一個愛國的青年，我特來通知你的，你的籤號到了。」

「胡鄉長！我的籤號到了嗎？什麼時候去啊？」胡老旺滿面笑容，很爽快的問了一聲。

「縣政府催得很緊，明天吧！明天就要去的。」

「喔！明天啊！好的，明天上午我到鄉公所裏來好啦。」

胡鄉長十分認真，別了胡老旺，又到老旺家裏去看他的母親。此刻、他的母親剛在煮飯，一見胡鄉長，就拍了拍裙子，迎面走了出來，笑嘻嘻的說道：

「胡鄉長！難得，難得！請坐！請坐！今天胡鄉長來有什麼事吧？」

「沒有什麼事，壯了啦，胡老旺的籤號已經輪到了，我剛剛在橋頭碰到他，我已同他講過，

我怕你老人家不十分明瞭，特地再來同你講的。很對不起，你這把年紀，我又叫你的老旺去，可是我沒有法子啊！縣政府催得很緊，明天就要去的。」胡鄉長很和氣而又很鄭重的說着。

「沒有關係，應該的，國家是我們大家的國家，日本鬼子這樣的欺侮我國，假使一班青年不去救國，還叫那個去救國呢？救國應不分男女老幼，假使你不當兵，我不去當兵，叫誰去當兵呢？中國只有滅亡，我們只有讓日本鬼子來屠殺罷了。沒有關係，胡鄉長！這是應該的。」胡鄉長不要關心，明天上午我自己送他到鄉公所裏來好啦。」

老旺的母親，這樣滔滔不絕的說了一大套，說得胡鄉長滿心歡喜，十二萬分的欽佩。

當日下午，胡老旺的母親親自把老旺的頭剃得光光的。在剃的時候，又同胡老旺說了一番勉勵的話。當晚就把胡老旺要用的衣服……統統整理好，免得臨時匆忙。

第二天早上，胡老旺的母親叫了胡老旺，一同很恭敬的拜了拜天地和祖先，爲胡老旺祈禱祈禱之後，就同胡老旺一道到鄉公所裏來。

「胡鄉長！我送胡老旺來了，我們遲了些，對不起。」胡老旺的母親在剛走到胡鄉長面前的時候，這樣的說着。此時胡鄉長身旁站着徐事務員和二個自衛隊員。

「不了！早得很！請坐，胡老旺也一同請坐吧。」胡鄉長說。

胡老旺的母親坐了下來，同胡鄉長談了些所謂黑暗之後，就對胡老旺這樣的說道：

「老旺！從今天起，你得到爲國効勞的機會了。一個人，一個青年，本來都是國家的，我養育你長大成人，我並不是要你來養活我，我是爲了國家、民族而養育你的。我的身體，我自小心；家裏弟妹以及他一切，你可不要掛念。你的身體，需要保重。此番日本鬼子毀滅正義，無端侵略我國，是我們的奇恥大辱，你須得把你整個的身心獻給國家，你須得爲國家拚命，趕走日本鬼子，使我國得復興，公義得伸張，人類得和平，不愧爲大中華民國的國民。不然，你不要再來見我！老旺！你應得照我的話去做，你得辜負了我！」

「母親！請放心！好男兒當效死疆場，我一定照母親的話去做，母親身體，請自保重，家裏弟妹，請母親費神照顧。」胡老旺很確定的回答着。

胡鄉長徐事務員，和二個自衛隊員聽了胡老旺母子二人這樣的一番談吐，心中都非常感動，胡鄉長就從身邊掏出二張法幣，雙手送給胡老旺的母親道：

「你們母子二人，深明大義，使我十二萬分欽佩，應得獎賞，這很少的二塊錢，就當作我的獎賞罷。」

「不！鄉長！不可以的，我們決計不要的，當兵救國，是國民應盡的責任，老旺此去，不

是爲了你，是爲了我們自己，爲了國家、民族啊！胡鄉長！請收回吧，我們決計不要的。」
母子二人很肯定的推辭着。

胡鄉長爲人慷慨，胡老旺母子又這樣的使人敬佩，怎肯依了他們，再三強要老旺母親收受。
老旺母親見他這樣情殷，固却未免不恭，只得深深地謝了一聲，接了過來。

老旺母親再坐一忽，喝了口茶，就別了胡鄉長、徐事務員、老旺，跨出鄉公所，向着自己的村莊——下楊去了。這時、東方的太陽光，斜射到她的背上。一直走到她自己的家裏爲止，像是歡送她似的。

老旺母親走時，老旺、胡文會鄉長、徐事務員送了一程。

當日下午、胡老旺就出鄉公所送到永康縣政府，轉赴前方殺敵去了。

× × × × ×

× × × × ×

阿母育諸兒，

君到前線去，

囑兒赴戰場；

寄語我兒郎；

諸兒齊戰死，

若不打勝仗，

阿母心不傷。

不得還家鄉。

最後的微笑

陳營長，名士伯，湖南人，年約三十多歲。他那健全的身體，沉着的神情，十足表示出一個現代的模範軍人。

海甯淪陷後，他是渡江擊的第一人，當他帶同全營士兵渡過錢塘江的時候，正是三月初頭，暖和的陽光，照遍了大地，他們的部隊就註紮在丁橋，一切營地上的事務佈置停當以後，陳營長便親自化裝小販，到硤石去探聽軍情，並且每連選派幾個能幹的士兵，會同當地的民衆探測地形，然後決定他進攻的計劃。這種謹慎的態度，勇敢的精神，留給我們難忘的印象。

過了幾天，已是三月十五了，這是陳營長初次打擊敵人的時候，他一面策動民衆協助部隊，開始破壞公路，阻塞河道，一面即派兩連士兵佔領諸橋，鄞通兩個地方。一天，海甯的敵兵乘車出城，在王家店地方和陳營長的部隊碰到，這個千載難逢的敵機會，陳營長那裏肯輕易放過，一聲令下，士兵們都奮勇衝殺，立即打燬了敵人的汽車，幾十個敵軍都做了刀下之鬼。

四月初，陳營長的部隊調到馬橋去了，只留下一連士兵駐守了橋，海甯城中的敵軍知道了，便派了三百多個敵軍出來攻打，陳營得到了這個消息之後，立即親自率領部隊趕去援救，到九堡

地方和敵軍接觸，同時羅運長帶領第四連包抄八堡，敵人受到了這樣意外的左右夾攻，潰敗得落花流水，被我軍殺死的有一百多名，並斬獲敵人首級六個，奪來汽車十一輛，至於其他軍用品及彈藥，幾乎全被我軍奪下。

敵人受了陳營長這樣二次打擊以後，知道進攻丁橋不是容易的事了，只得改變計劃，派了六百多名敵軍，進犯袁化了。那時我軍人數不多，敵軍在衆寡不敵的形勢下，倏倏進佔了袁化，幸虧陳營長在敵軍立足未定的時候，竟以奇兵向袁化團圍包圍，當晚大戰於龍尾山，殺死敵人大半，受傷的更不知其數。袁化鎮也便在第二天清晨克復了。

陳營長駐守袁化一帶以後，他常常攻打海濤碭石的敵人，破壞敵人的交通，每次總以很少的代價，殺死大批敵人，奪來大批戰利品。有一次，因為碭石的敵人，把老百姓的米搜劫去存放起來，禁止出口，民衆生活很是痛苦，他便率領部隊，攻進碭石，抵住敵人，叫老百姓搬米出來，這樣便救濟了大批的災民，所以民衆對陳營長都很敬仰，老百姓見到陳營長，好像見了重生父母一般，只要陳營長說有什麼事，要他們去做，他們沒有不很迅速的幹得很好的。

七月二十六日那天，碭石海濤的大批敵軍，兩路會攻袁化，陳營長指揮部隊，奮勇迎擊，殺了很多的敵人，不料在三十日下午進攻碭石大陳橋時，陳營長腰部竟中暗彈而受重傷了，鮮血流

在地上，殷紅斑斑，谷連長愁容滿面地扶他在担架上，一隊士兵凝神注視着，顯得無限悲痛。在這靜肅緊張的空氣中，陳營長微微移動着他的身體，睜起眼來，目光射到每個士兵的臉上，一字一字吐出他最後的呼聲。

「弟兄們！不必顧慮我個人的死，切勿因我受傷而挫折你們殺敵的勇氣，鬼子們一定還要增援，還得照我的戰略，秉着過去的精神與他們拚！」

「弟兄們！民衆對我們的熱忱協助，我們報答的是什麼？想起了，我還抱愧！願你們遵守紀律，愛護民衆，使我在地下也得安心！」

谷連長的手在顫動，士兵們個個在揮淚，陳營長眼眶中也顯得有些潮潤，聲音漸漸的微弱下去了。

這近處傳來了一片密集的机槍聲，陳營長回頭要勤務兵來，替着谷連長支撐他的身體，突然振作起懂有的精神吩咐大家：

「谷連長！弟兄們！鬼子衝來了。快！帶領着弟兄們衝上去，殺退了敵人，再來見我，……去吧！還有什麼事情比殺敵更重要啊！」

「我們要服從營長的命令！我們要爲營長報仇！」在一片悲壯熱烈的呼聲中，士兵們拚命的

衝上火線，陳營長面上微微露出一絲笑容。

前線的槍砲聲，經過一度的熱烈而漸漸地沉寂下去，敵人打退了；等到我們的士兵勝利歸來，陳營長已含笑殉職了！

~~~~~

我們應當向前，永遠向前，  
永遠打個更大更大的勝利。

~~~~~

羅曼羅蘭

一個妙計

漢南、四十光景年紀，江西南昌人，撐船爲業，他的妻和他的女兒，都是靠他賺錢來過活的。

今年（宣統八年）三月南昌淹陷了，他們的生活便跟着困難起來。

鬼子是最壞不過的，他們到處要殺人、放火、搶東西、搶女人，看看漢南的妻女，相貌倒也可以，就一股腦兒，變變弄了去。

這是多少使漢南難堪的一樁事！這種仇恨，漢南是深深地印在腦子裏的。

「總有一天，幹他幾個狗東西。」他一刻也不停的咒念着。

一天下午，漢南的船停在黃家渡口，他低了頭，坐在船頭上，默默的打主意。

好久了，他抬起頭來，突然看見十多個鬼子，迎面走來，東張西望，像是找船過渡的樣子。是時候了，漢南想着，心中覺得非常的歡喜，滿面笑容，嘻嘻嘻的說道：

「先生過渡嗎？那邊張家莊有漂亮的姑娘呢。」

鬼子們點頭船尾搜了一下，噤哩咕噥說了幾聲，便毫不遲疑的，一個一個走進船艙，向漢南

做了幾下手勢，叫他馬上開船。

船開了，漢南一篙一篙，用力地向對岸撐去。

雖然船是那麼沉重，可是他並不覺得吃力，因為這是送仇人進鬼門關啊，他樂從中來，那裏還有吃力之理！原來那個村莊——張家莊四周圍着樹林，是遊擊隊駐紮的地方。

船靠岸了，鬼子們跑上陸地，爭先恐後向進莊的大路跑去。

漢南輕輕地撥開船頭，順流東向而下。

還沒有撐多少路，就聽得樹林中「咯咯咯」的起了一陣機關槍聲，接着「殺！殺！殺！殺！」的喊着，樹林裏面衝出幾十個大中華民國的勇士來，於是十多個鬼子，就一個個的七孔血流，倒在地上，再也不動一動了。

這時，漢南扶着竹篙，一陣狂笑，罵道：「該死的狗東西！」

人 間 地 獄

山西省文水縣南賢村，有一家姓郭的人家，家長郭貴金，是一個七十二歲的老頭子，有一個六十七歲的老婆，他們生活在敵人鐵蹄之下，雖覺萬分痛苦，可是住着一幢好房子，種着四十多畝田地，所以還是捨不得離開這個土地。他的大兒子充了南賢村的村副，有一個兒媳，生有一個十三歲的孫女，和一個九歲的孫子，在新民初級小學裏讀書，還有一個十九歲的小兒子，幫着他老人家種田過活。

可是，他們終於忍受不了兇暴的敵人的壓迫，和無恥的漢奸的欺侮，他們情願拋棄了老家，他們情願荒廢了田地，現在，他們唯一的希望，就是逃出這個火坑。

一天早晨，郭貴金和他的老婆，流着汗，喘氣的提了一斗小米進門來。

「爸爸！爲甚麼又磨小米了？」他的十九歲兒子問着。

「做什麼？還不是日本鬼子搗鬼，前些日子磨好的，昨晚給他們統統搶去了，牛又給殺了，不自己去磨有什麼辦法？」老頭子氣忿忿的回答。

老太婆看了四下的窗，輕輕的說：「這年頭，該倒霉，還有什麼可說，別那麼大聲大氣，會

給狗聽見要出事呢！」

這時他的大兒子——南賢村村副，從東邊房裏跑出來，一隻手拿了一張油印的紙，氣憤地說：「不提起鬼子倒也罷了，提起鬼子，真要使人恨不得把他殺個乾淨。」他咬緊了牙齒，「這簡直是畜生，搶了我們地方，要了我們的錢，卻還要我們的姑娘給他們做婊子，誰家的女兒是生來給鬼子侮辱的。」

這時、老頭子、老太婆、小兒子、媳婦的目光都注視在他身上了，老頭子問他今天爲什麼這樣生氣。

大兒子又氣又恨的說：「還不是昨天又來了一個狗命令，要我們村裏選送一個年輕的美麗女子，去給鬼子們姦污。」說到這裏，就拿起那張油印的紙，「這便是狗知事發下的命令。」

時光真快，九歲的孩子已經放學了，他一面走一面唱的跑進屋來，才把他們全家的憤激打斷。

一星期後，一個漢奸帶來了兩個日本兵，拉着一個五十歲的，瞎了一隻眼的村長妻子，到那賞金家裏，責罵他的大兒子——村副辦事不努力，爲什麼不把南賢村姑娘送去，一邊說着，一把就把他的媳婦拉住，要搶她去抵贖。「老爺！饒了吧！我是四十多歲的老婦了，不是姑娘怎樣去

抵賬呢？」他的媳婦這時候不自覺的跪了下去求饒。

「不成！你丈夫不交出姑娘你就得去。村長的老婆瞎了眼都去了，快走！」那漢奸厲聲罵着。

「救命啊！」當鬼子把槍尖挑撥她時，她那麼尖銳的叫了起來。

鬼子兵已等得不耐煩了，撥動手槍對着她「哧」的一聲，那貴金的媳婦倒下去了，那野獸般的鬼子兵，這時便露着笑容，漢奸也滿意了，祇有那獨眼的老婦



鬼子在我無辜同胞的胸前

，混身發抖得如羔羊一般也跟鬼子去了。

這一羣禽獸去了以後，四鄰的居民都集了攏來，有的嚇得面無人色，有的在談論，有的流着眼淚，這時候那磨小米的郭貴金夫婦回來了，孫女孫子也回來了，屋子裏震起了一陣悲哀的哭聲。

「胡天八月即飛雪」。山西氣候，早已寒冷下來，郭貴金家裏也和人家一樣燒起了煤爐，可是燒不上幾天，又來了一羣鬼子，說是來收集廢銅廢鐵的，就把郭老頭子的那隻七八十斤重的大火爐抬走了，趁便、他的棉被，桌椅也全部搬了去。

郭老頭子這樣一次一次的受到漢奸鬼子的打擊，他就決心走了，恰巧、這時節、游擊隊打近南賢村附近，在一個雪天的晚上，游擊隊總攻了，郭貴金一家五口，就趁着混亂逃了出來，但是，在山凹裏又撞着了鬼子，郭老頭子幸虧有他十九歲的兒子背着。老婆和孫女，沒法逃避，躲在山凹裏，到第二天去看時，老婆死了，十二歲的孫女，已被鬼子姦淫受傷了。

他們三代——他自己，十九歲的兒子，九歲的孫子——受盡了艱難，現在總算脫離了虎口，到大交順恢復了他們的自由了。

陳大毛水中殺敵

陳大毛三十七歲，住在浙江省孝豐縣孝子鄉第三保施灣裏，平日是和他的弟弟一起種田撐船過日子的。

大毛、衣、食很是儉樸，為人很是誠實、勇敢、愛國，所以知道他的人，沒有一個不敬重他。

是去年（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吧，敵人要打孝豐的消息傳過來了，慢慢傳到大毛的耳朵裏了。大毛聽到這種消息之後，心裏非常憤怒，非常難過，很想趁敵人來的時候，同他拚個死活；轉想，敵人很多，槍炮厲害，白白送死，是很不值得的；於是就拿了些東西，同他家裏人一塊避到附近的山裏去了。

第二天上午，他想起了家裏還有許多東西，他很擔心他家裏的那許多東西有沒有被鬼子拿去，有沒有被鬼子毀掉，這樣一想，他就獨自一個人下山來了。

他想：怎樣的把家裏的東西拿了出來，如果碰到敵人的時候，應怎樣的對付。他這樣一面想着，一面走着。正走了沒三五里路的時候，突然看見一個落伍的敵兵，從山灣裏轉了出來，不禁

使他打了一個寒噤。他想轉身逃避，又因敵兵同他差得很近，逃不脫身；想衝了過去，同敵兵拚命，看看敵兵的槍口已是對準了他。大毛沒法，只好照舊走上前去。在大毛走近敵兵面前的時候，敵兵向他噤哩咕嚕的說了一陣話，大毛只是搖搖頭，一點也聽不懂；敵兵沒法，用手向前指指，又向大毛指指，「咪！咪……」，「咪……」叫了幾聲。這樣大毛方才會意敵兵叫他領路。大毛心想這是殺敵最好機會，決不可輕輕放過，就打定主意，一點也不遲疑的領着敵兵向小路走去。

大約走了半里路光景，前面橫着一條淺淺的小溪，沒有船可渡，也沒有橋可走。這時，大毛便脫了鞋襪，捲起褲腳，用手向肩上拍拍，意思是叫敵兵把手攀着他的肩膀，讓他背了過去，想背到水中，將他活活淹死——那知敵兵十分狡猾，搖搖頭，不要他背，只是伸手叫大毛牽過去，大毛沒法，只好伸手去牽。走到溪的中央，大毛趁敵兵不防備的時候，很快的旋轉身來，雙手執住敵兵的槍桿，用盡氣力，把他推到水底，二手緊緊的又住他的頭頸，全身猛撲在敵兵身上，二人好像「雙龍戲水」一般，弄得踢拍作聲，水花飛濺。相持了幾分鐘，大毛力小，漸漸支持不住，那敵兵竟用拳術上的「猴子採桃」法，想執住大毛的罌丸；大毛身子一讓，二手一鬆，「撲」的一聲，大毛被翻到底下，敵兵騎在他的身上了。大毛見生死存亡，已在片刻，非用盡平生之力掙

扎不可，二腳一躑，雙手一撐，又將敵兵翻到下面；但恨手無寸鐵，又無旁人幫助，這樣相持下去，怎能把他弄死呢？正在萬分緊急的當兒，他想到了，忙用左手按住敵兵的頭頸，左膝跪住敵兵的胸膛，右手摸了一塊尖尖的石頭，直向敵兵的頭上猛捶下去，不到幾下，早已鮮血淋漓，頭顱粉碎，溪水染得紅紅了。

大毛看看兇暴的敵兵，已經被他打死，就拿了敵兵的槍，走上了岸，帶了鞋襪，很得意的還山去了。



陳大毛水中殺敵

陳大毛真勇敢啊！

戰歌

去，中國的男子漢們，
去，中國的女兒們，
你們，勇敢地，
任何的強橫不恐懼！
畏懼，便要做奴隸；
屈弱，便會沒辱了公理。
我的兄弟姊妹們呀！
你們應該去，勇敢地！

馮振聲

燒起了熱情，
執起了劍。
我們是一羣獅子，
冒着火焰，
隨着戰鼓，
聽着號！
向前，向前，向前！

女將軍

女英雄蔡金花女士，她是江蘇海州人，今年二十九歲（二十八年），在年青的時候，是個走江湖、跑馬戲、拋缸走索的女子，她的武藝很好，足跡所到的地方，沒有一個不歡迎的。

後來她嫁了一個太湖綠林豪傑鄭光大，那人生性豪俠，扶弱抑強，而且武藝超羣，當地人民都很敬仰他。蔡金花女士嫁了他以後，她的本領就更加好起來了，能兩手開放手槍，百發百中，只要有幾丈長的繩子，連三層大廈，她也能夠上去。她丈夫死了以後，便和母親同住在長興南鄉。

在去年（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時，萬惡的敵人踏進長興城，把錦繡的城池燒成一片瓦礫場，長興的同胞，在倭寇的槍彈下犧牲的不知多少，婦女們遭鬼子姦淫的尤其多，蔡金花女士，看不過鬼子們的暴行，再也忍耐不住了，就召集了她丈夫的舊部，並招收落伍和失散的武裝同志，在長興安吉交界的龍山，成立了一支義勇游擊隊。

三月二十日那天，敵寇七百多人，想由泗安經過龍山進犯富陽側面，蔡女士得到這個信息，就率領部下三百多人，埋伏在龍山腳下，敵人沿途殺人放火，經過龍山的時候，蔡女士雙手拿了

兩支盒子砲首先衝出樹林，一聲喊殺，三百多健兒，彈如雨發，把沒有準備的倭寇當場擊斃了七十多人，並活活的捉住了十二個，殘敗的敵人就很快的逃進長興城了。這一來，蔡女士得到了一百三十多支短小的來福槍，使她高興的了不得。

到了四月初，一個細雨濛濛的晚上，蔡金花夜裏盤踞長泗路的大云寺的敵軍，燒燬了三輛裝甲汽車和兵營及軍械庫，切斷了這一條長泗路，把敵軍全部趕進了長興城。

從此以後，蔡女士威名大震，吳興長一帶的敵人，聽了他的名字就會頭痛起來。她又收編了缺乏組織的游擊隊；落伍的士兵和愛國的民衆來投誠的也很多，聲勢便一天一天的浩大了。四月中旬，敵人也曉得他厲害，用了三架飛機到龍山轟炸兩小時，然而這是敵人最可憐的一着，龍山上雖新生了幾十個大地洞，山上近千個壯士的熱血，却給炸彈震激得更沸騰起來。

因為長泗路一帶的敵軍已絕跡了，她也就率領了部隊，離開龍山，浩浩蕩蕩的到太湖附近去，以馬蹟山當作根據地，那兒形勢險要，無錫宜興長興吳興的敵人，都可作為她攻擊的目標。

舊歷端午那天，十餘隻敵艇由吳興增援到長興，太陽剛爬到馬蹟山頂，這一羣帶着二百多個鬼子的汽艇，行過太湖小梅港了，蔡女士親自率領了埋伏着的三百多個健兒，機關槍步槍的子彈，突然猛烈掃射，在冷不提防的當中，五艘敵艇就沉入湖底，其他的也帶了傷逃去。

蔡女士非但武藝超羣，戰略精通，而且胆量也很大，在「八一三」的前夜，他帶了兩個弟兄到陽家山去偵探敵人的虛實，翻過了一座山，在月色朦朧中，看見兩個敵人的哨兵站在洋橋頭，她用平生的本領，一躍上前，奪了敵人的刺刀，結果了鬼子，她帶去的兩個弟兄也很机警，把另一個敵兵綁了起來，那鬼子大聲叫喊，蔡小姐的動作實在快，已把那死了的鬼子身上的一塊毛巾撤下，團在手裏，猛力塞進那倭寇的口中，命兩個弟兄輪流的背了回來，敵人發覺，隆隆地空轟了一夜大砲。

她現在的部衆，愈聚愈多了，有當過公安局長的參謀，和曾經做過團長、營長、連長的隊長，並且也有大學生在她部下做小隊長，所以她的軍風紀很好，她部下有空暇的時間，幫助附近農民在田間工作，因之農民也很願意幫他殺鬼子。

敵人雖然怕她、恨她、罵她，但也欽佩她，有一次敵憲兵司令桐田在長興東吳旅館公開對鬼子和傀儡說：「蔡金花實在是一個女英雄！」

二條好漢

正是一個秋初晴朗的天氣，蔚藍的長空，掛着血一般的太陽，火樣的陽光，照遍了大地，一批猙獰面目的日本鬼子，帶着武器，闖入了××村莊。這一批日本鬼子就是一批野獸，他們一到，便分頭搜索，四面搶劫，弄得一個平靜的村莊，頓時紊亂得不成樣子。

宗七宗八是受過壯丁訓練的青年，家裏匿着二張壯丁服役期滿的證明書。不幸，這二張證明書竟被那批野獸搜了出來，雖然宗七宗八事前出去捕魚，未遭毒手，可是他那二間牛祖傳下來，低而又小的瓦屋，却在火光熊熊之後，變成灰燼了。

宗七宗八平日本是捕魚爲業，過着貧苦生活的，自這一次房子被燒之後，所過的生活就更顯得困苦。他倆除了一隻破舊漁船之外，更沒有其他東西，而那隻破舊的漁船也就成爲他倆的家裏了。他倆的心裏是多麼的悲傷！多麼的痛恨日本鬼子啊！

八月三日這一天的早上，宗七宗八挑了許多漁蝦，想到嘉善城裏賣了之後，再買些米、菜、鹽等回來；不料到了中途，碰到了大隊獸兵，攔住搜劫，把所有的魚蝦沒收了去，又逼著他們領路，到平湖、海鹽中間的××地方去。宗七宗八本是忠勇的愛國青年，早已恨得鬼子入骨，現在

叫了他們領路，如何肯呢？可是在鬼子們淫威之下，你有什麼方法啊？因此他倆在無可如何之中，便做了鬼子們的向導。宗七宗八撐着第一隻船向前領路，鬼子們乘着几隻小船在後面跟。在到了大木橋相近的時候，突然碰到了我忠勇的游擊隊，一聲號令，彈如雨下，鬼子們沒有防備，慌忙應戰，便吃了個大虧。宗七宗八心想這是殺敵最好的機會，也是報仇最好的當兒，於是馬上取出火種，放火燒船。同時，「撲通」一聲，二個雙雙撥到水下，用出生平水中本領，盡力把船底鑿了幾個大洞，水進船重，三隻船兒，就慢慢沉入水底，除了小數的鬼子逃出之外，二十幾個鬼子都活活淹死，送給魚鱉充饌了。宗七宗八打算把鬼子們殺個精光起見，又跳出水面，奪取槍枝，用那壯丁訓練得到的技術，加入作戰，嘴裏「殺殺……」的喊着，拚命的向敵人進攻。可是不幸的很，宗八中了敵人的機關槍彈，作光榮的犧牲了！宗七呢！腿部中了二彈，不能行動，等我軍打了大勝之後，宗七已是倒在血泊當中，再也不能動彈一下了。只是嘴裏斷斷續續的說着：「很……痛快，二……二條命，有……十……幾倍的利……息……賠我，死……也甘……心！」宗七也終於為國家為民族犧牲了；我那游擊隊的勇士們，都不禁的掉下幾點熱淚呢！

這時，天空中仍舊和八月一日一樣的掛着血般的太陽，只是空氣異樣的沉靜，分外覺得淒涼罷了。

甯死不屈的苗可秀

苗可秀是吉林省富錦縣人，是東北大學裏的優等生，九一八事變後，他放下書本，跑到義勇軍鄧鐵梅部隊裏去幹救國工作，他們和日寇血拚，不知已有幾千百仗了。每一次都給日寇以重大的打擊。日寇一提起鄧將軍，就有三分害怕了。

二十二年的年底，日寇要鄧將軍投降，否則、就將用大兵圍攻。這時苗可秀心裏很是憤恨，便代表鄧鐵梅去見日軍司令，那時日軍審問他，逼他說出鄧鐵梅的住址和部隊內部詳細情形，假若十分鐘不表示投降的態度，不吐露一切真情，就要用刑拷打他，使他骨肉變成爛醬。

但是、這種威脅，對於苗可秀，一點也不發生效力！他明白這是日寇對他們的侮辱，不由得大發怒火，他冷嘲熱罵地諷諷日軍沒有用，很勇敢的答覆日軍司令道：

「我們義勇軍，不要錢，不怕死，你們如果拿金錢和地位能收買義勇軍，我們當初也不當義勇軍了；你們用嚴刑拷打能威嚇義勇軍，我們也不敢到這裏來開談判了。我沒有話可說的，請你們用刑拷打我好了！」這樣一副強硬的態度，倒把日寇嚇退了，他們不但不敢用刑，而且還很和氣地和他講條件。苗可秀就利用這個時機，哄騙日寇，他說：

「我雖是鄧司令的代表，但我還不能完全代表鄧司令，最好你們派幾個代表，多帶武器，去和我們的司令談判。」苗可秀說話態度非常誠懇，日寇聽了很是歡喜，就派了十二個代表，偕同幾個漢奸，帶了武器，坐了汽車，浩浩蕩蕩地到鄧司令駐在地點去會面。到了之後，他們殺豬殺羊招待日寇。這時苗可秀已經和鄧司令定好了計策，派一個人假裝鄧司令，去和日寇的代表談判，正談得興高采烈時，突然四週開了槍，把日寇和漢奸完全殺光了。

從此以後，日寇對鄧司令和苗可秀，憤恨到了頂點。日寇爲了報復起見，派了大兵進攻，鄧司令率部抗戰，經過了許多次激烈戰鬪，不知殺死了多少敵人，可是英勇的鄧司令也就在這次激戰中負傷死去，司令一職就由苗可秀担任了。

苗可秀指揮部隊，經過了三年半的浴血苦鬪，已是二十四年的夏季了。有一天他們被敵人包圍在一個村莊裏了，無情的槍彈，穿過了苗可秀的大腿，使他無法行動，眼看敵人就快闖進村莊了，部下的將領趙倜趙偉（趙老太太的兒子），哭着要同苗可秀死在一起，不願離開他。苗可秀便嚴厲責備他們，不識大體，個人生死是小事，要他們趕快離開，去找活路，集合人馬，繼續奮鬪，爲國家盡忠，爲同胞報仇！趙倜趙偉以及許多同伴聽了之後，不得不聽令離開，大家就齊心合力，猛向前衝，果然被他們打開一條血路。

苗可秀這時雖被日兵捉了去，但是日軍始終對他抱着一個希望，盼望他投降過去，叫他去當慰義勇軍，因此，他的辱罵和譏諷，都沒有激怒日寇，他們叫了醫生把他治好了創傷，很耐性地勸他投降。可是，苗可秀的心，像鐵打的一樣，什麼金錢利祿，絲毫沒有打動他的力量，許多看守他的日本官兵，對他都 very 恭敬，其中有一個名叫前山的，對他尤其欽佩，有一天深夜裏把他請過去，對他講：

「你這樣偉大的愛國精神，我是非常欽佩的，可惜你已經承認了你是苗可秀，不然，我也許還能想出方法來救你的，現在却不成了，現在我可幫你忙的，祇是幫你寄遺書，請你早些預備吧！」

苗可秀聽了他的話，知道死期已在目前了，他便寫了兩封信，一封給他的先生王卓然，一封給他的同學張希堯等。信裏的大意是：

「我因受傷被捕，不久就要犧牲了，這樣的結果，早在意料之中，正所謂求仁而得仁，我還有什麼可怨呢！我現在已盡到我的責任了，未來的責任，還希望你們繼續努力，將日寇打出中國去，我死以後，盼望你們把我的屍骨，運到北平，你們有功夫時，可以到我的墳前，共談抗日的計策，那時我雖不能參加你們的談話，但是山林裏的風聲鳥語，可以當作我的回音。」

日寇曉得威嚇利誘都不成了，才決定把他處死，苗可秀臨死時還高聲痛罵，大聲講演日寇的暴行，高呼：「誓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收復失地！」等口號，當時在場的老百姓，沒有一個不掉下淚來。

我如前進，請你們跟着我；
我如後退，請你們殺死我；
我如失敗，請你們代我報仇。

慕索里尼

王貴州黑夜捉鬼子

提起排長王貴州來，真是誰人不知，那個不曉，在二十一師裏，上至師長，下至伙夫，只要提到他，一定要伸大指頭說：「才十九歲的小伙子，就這麼厲害，真夠得上是一條好漢！」

在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天。漢口長沙間橫互着的幕阜山，罩着濃霧，王貴州看看天色，心理想：「我不是老想去捉一個活寶只嗎？軍長也常常說，要捉活的日本鬼子，今天這樣霧氣沉沉地，再不趁此下手，更待何時？」他這樣想着，便要走了，再一想：「一個人私自離營，成個什麼體統呢？萬一有個三長兩短，也應該有一個人知道呀！」於是回過來，叫了三個平日也想「捉活鬼子」的弟兄，跑到連長跟前說：「報告連長，我們幾個人到山下去看看，看弟兄們在幹什麼？如果是偷懶，叫他們準備得嚴密些。」他這麼說，爲的是怕連長不放心他們到敵營中去幹冒險的事情；果然，連長就允許了。

王貴州離開了連長，很爽快地面問那三位弟兄：「喂！我問你們，你們平日講捉活鬼子，到底是真是假？」

「當然是真的，誰把捉活鬼的事，拿來開玩笑呢？要是有機會，我們捉給你瞧瞧。」弟兄們

很興奮的談着。

但是王貴州還不大相信，他真是又勇敢又聰明，他再用話來激弟兄們一次：「要是真的去捉活鬼，你們一定很怕！」弟兄們聽了，很不服氣，「怕？就不是好漢，鬼子有什麼可怕？排長！只要你說一句，我們馬上去捉個活鬼來給你看！」

王貴州笑瞇瞇地瞅着弟兄們說：「你們以為我是真的到山下去巡視弟兄們嗎？」「難道是去捉活鬼嗎？」性情急躁的劉少伍搶着說：「對啦！……」下面的話還沒說完，立刻便擁出一連串，「真的嗎？真的嗎？」

他們打好了主意，決定馬上出發，繞着很多山灣，向着敵人的陣地前進，估計到了敵營時，剛剛天黑好下手，那知彎的路太多了，走了一夜，竟走到了敵人陣地的後面，東方已漸漸地發白，王貴州們四人沒有辦法，只好各人找了個適當的地方藏起來；讓肚子裏咕嚕咕嚕地發着叫，耐性地等第二天的夜晚到來。

他們四人聽着，甚至看着敵人起床，下操，吃飯……天啦！好長的日子啊！但是，最後天色總在王貴州們的希望中黑暗下來。他們雖沒有飯吃，竟興奮得忘了肚子餓。七點天黑，八點，九點，十點……敵人的哨兵都入了夢，只有一個傢伙，還抱了枝槍走來走去。天氣實在太冷了，這

個傢伙撥開了火種，蹣跚起來烤着。「火」！可以驅寒，却可以誘眠，那傢伙，烤在火旁，不知不覺也打起瞌睡來。

王子貴州們的心跳得很厲害，弟兄們性急的早想下手，幾次被王子貴州壓住了。現在，好機會到了，再不幹恐怕沒有下手的机会了，因此，王子貴州一個蹣跚，跳到鬼子的背後，捏着他的頭頸便向胯下夾，那鬼子叫了起來，王子貴州忙用手按住他的嘴



王子貴州黑夜捉鬼

，可是無論怎樣也不成功，鬼子爲了要活命，便拚命地掙扎，拚命地叫喊，王貴州知道已沒有活捉的希望，於是用手槍照着鬼子的頭上「拍」的一槍，這一槍一響，接着鬼子哨棚裏面也響了兩槍。你猜怎麼啦？原來王貴州早已準備好了，叫兩個弟兄到哨棚裏等着，萬一槍聲響便結果了那幾個鬼子的性命。這一個哨棚裏僅有的三個鬼子，就這麼不明不白地死去。

王貴州們知道這三響槍聲，會引動了附近的敵人，因此，這四位奮勇的將士，就很靈活的拿了敵人的槍械，飛快地繞道回營了。

第一不要謳歌勝利；

第二要趕快消滅敵人。

伊里契

怒吼了的村民

在二十七年的一月裏，河北滿城縣境，有一個年老的村長，突然接到了一封信，他把信拆開一看，知道是日本鬼子向村子裏要十五個花姑娘，限三日內交到，倘若把年老的，或面貌難看的送去，要把村長殺頭，叫他馬上填好名冊，交給送信來的人帶回去。並且，今天晚上，有杉山小隊長，帶領十二個鬼子到村裏來住宿，要先派十二個花姑娘招待。老村長把信看了兩三遍，心裏急得發抖。那送信來的漢奸，站在旁邊，已經等得不耐煩了，老村長一時無法應付，只得連聲說：「是！是！照辦！照辦！」就着人把村中年輕的姑娘的名字，開了十五個人，交給送信來的漢奸，漢奸拿了信，就一邊冷笑，一邊去領鬼子兵今晚到村裏來。

一霎時，這個消息已傳遍了全村，村子裏像點火了，每個村民的心都在燃燒，每個村民的血都在沸騰，大家一窩蜂似的跑到老村長的家裏，要向老村長問個明白。村長從村公所裏回家，走在路上，真是心事重重，有說不出的難受！心想：「我活了這麼大的年紀，我不能壞這良心，我沒有法子，我只有自盡！」老村長的腦子裏想尋短見。

村長到了家，屋子裏已擠滿了人，連院子裏也站滿了。大家都像瘋了一般，吵着，嚷着，要

村長想用辦法來，各人心頭禁不住憤怒：有的說：「村長到底怎麼辦呢？」有的說：「爲什麼不把你自己的女兒開上去呢？哼！害了我們！」正在吵得不可開交的時候，突然，有一個約莫二十多歲的青年，從人羣裏站起來說話了：

「大家這樣亂七八糟的吵，是無濟於事的，我們只有設法去同鬼子拚，才有活路！」他又掉轉頭來對老村長說：

「不能遲了，說話吧！村長，這不是猶豫的時候了！」這位青年，一面說着，一面手指着牆角上站着的幾個人：

「這幾位，就是來幫助我們殺鬼子的游擊隊，我們一致起來，在他們的領導之下和鬼子拚。」這幾個不是別人，是當了游擊隊的本村人，有一個游擊隊長是南方人，村上的青年一聽見日本鬼子要上村來橫行，就請了他們來幫同抵抗的。

本村的這四個游擊隊員，要捆這個老村長，游擊隊長却不肯，說：「不要急，最好是老先生自動起來幹！」

老村長被大家逼得啞口無言，後來低頭沉思了一回，心裏有些感動，大家正急得心如油煎的時候，老村長就站得高高地對大家說：

「老鄉們！現在你們不用逼我，我的主意已經打定，我絕不給祖宗丟臉，我絕對不害你們，只要大家能相信我，依照我的辦法，我也願跟鬼子拚老命。諸位請想：我年輕的時候，還不是和你們一樣，也是個不好惹的孩子，但是、年紀一老，家裏有點財產，就怕事了！如今，日本鬼子不許咱們過活，這樣反正是水乾魚死，活不下去。你們有姐妹、女兒，我還不是一樣有的嗎？你們有良心，知道羞恥，我能沒有嗎？事到如今，咱們只有拚命！」

老村長這番話，說得村民寂然無聲，幾乎掉下淚來。接着老村長又對本村的游擊隊員說：

「弟兄們！不幹便罷，要幹就要幹得鬼子不能還手。現在我想出一條妙計：我們跟日本鬼硬打不行，就是打勝，他們如果逃走了一個去報信，日本就會派大隊鬼子來，咱們難免要吃虧。我們要用計，殺他一個不留！鬼子不是要欺侮我們女人嗎？我們就說，「女人怕兵。要是你們拿槍械，那更不方便，她們害怕了，就不敢伺候日本大人了。」日本鬼子爲了行竊，一定答應不帶槍械，這一計他們答應了，我們再說，「村公所地方小，招待不下，請到各家去住宿。」鬼子們膽子很小，恐怕不敢分散，但我們說一家住三個，他們也會願意了。這時便是我們報仇殺敵的時候了，原來我們每家三個第待伺候鬼子的女人，全是「男扮女裝」的。」

大家聽到這裏，真是驚喜萬分，便當場選出十二個容易改扮女子的青年漢子。

五個游擊隊員，三個分守在三個要緊的口子，一個在村公所門口，一個在十字街口；十二個扮女的漢子每人一枝手槍或一把小刀，十二家房門後面都藏二個年富力強的人，每人一根鐵棍或一把斧頭。一切都準備好了，天色已慢慢地黑暗下來，全村人，一個個鴉雀無聲，等候鬼子到來。黃昏已過，果然，鬼子兵上村了，就先在村公所招待他們，豬一樣的鬼子兵，嘴上油光光地已有七分醉，發着酒瘋亂打亂踢，噓裏叫着：「花姑娘，花姑娘！」老村長和四個招待員，說明辦法，果然，鬼子兵解除武裝，三個跟着二個引路的到各家去找花姑娘。鬼子各走進了民家，看見了三位年輕的姑娘，便怪叫着追上去，花姑娘故意紛紛逃散，鬼子兵便更加起勁的追，但是那進去的每間屋子都是黑暗的，鬼子兵一衝進去，就被門後藏着的兩個人，出其不意攔腰抱住，另一個就上來按住喉嚨，扮女的漢子，馬上掉轉頭來猛力一刺，一把尖刀完全刺進鬼子兵的心窩裏。全村依預定的計劃，照樣行事，不一會工夫，一聲不響地，十二個鬼子兵的性命，就完全結果了。

智勇俱備的楊惠敏

提起八百壯士，我們就想到了智勇俱備的楊惠敏女士。不，就是升旗的時候吧！我們也常常會想到她啊！

楊惠敏今年（二十七年）剛滿二十四歲，是南京三民中學畢業的一個高材生，自八一三抗戰發生之後，她就加入上海市童子軍戰地服務團第一團裏面去服務，跟着抗戰的部隊出發到前線去，在難民收容所和傷兵醫院裏工作。她在難民收容所裏很努力的做事，在傷兵醫院裏很小心的周到的救護傷兵，可是對於這些工作，她終覺得不十分稱心滿意，她常常想在這全面抗戰的時候，她應怎樣的為國家多做一點事情，多盡一分責任呢？

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那一天，我軍爲了保存實力起見，決定放棄江灣閘北，八十八師謝晉元團奉令掩護退兵。本來在其他部隊撤退之後，八百壯士也可以同樣退出來的，可是我那八百忠勇的壯士們，不願退出上海，決心爲國犧牲，爲國家流盡最後的一滴血，特地請准了上峯，讓他死守四行倉庫，這樣，一幕在轟轟烈烈的孤軍抗戰，就此敞開了。

四行倉庫在閘北，是在公共租界的北面和公共租界隔了一條蘇州河。敵兵自我軍撤退閘北

的那一天起，就三面包圍了四行倉庫，不斷的猛力進攻，試想在這個三面被圍，一面接連公共租界的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怎樣和外面通訊？怎樣使他們的軍用品不會缺乏呢？自然、自然有我愛國的同胞們想出種種方法，冒者九死一生的去接濟他們，幫忙他們的啊！其中最勇敢最值得我們佩服的，就要算到楊惠敏女士了。八百壯士的電話筒壞了，她十月十八日的晚上，左腳綁了電話筒，右腳綁了電話線，冒險地爬過公共租界的鐵絲網，把電話筒和電話線送過去；八百壯士有信要寄了，她便偷偷地把信帶了出來，分寄出去。此外還有許多民衆的慰勞信和長官的命令，也都由她一次一次的送着。她在敵人的槍林彈雨中爬來爬去，時常看見四周插滿了日本鬼子的膏藥旗，是多麼的使他痛心，多麼的使她憤恨啊！因此就下了個決心，要把一面很大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給八百壯士們，插在四行倉庫的最高屋頂，使全上海的同胞和外國人都知道我那八百壯士是怎樣的在那裏抵抗敵人！打敗敵人！

她回來之後，就是向上海市商會請求，請求買一面十五尺長的大國旗交她送給八百壯士，市商會答應了，國旗做好交給了她，她就於念八日下午二點鐘把國旗裝好了包裹，仍舊照着原來的路線，經過了英兵守着的電線網爬過去，直到下午四點鐘方才爬到四行倉庫，由一位壯士領着去見謝團附，先行了禮，再國旗很恭敬的獻上謝團附，同時說道：「謝將軍！我代表上海市商會送

會送上國旗一面，敬祝將軍和八百壯士勝利！」謝團附雙手接了國旗，當即很鄭重而又很莊嚴的答道：「謝謝女士！謝謝市商會，我們馬上升起國旗，我們決爲國家犧牲，決流盡最後一滴血，請轉告市商會，請轉告我同胞！」八百忠勇的壯士們，聽到了這個消息，看見了這面燦爛的國旗，都非常興奮，全屋空氣，非常緊張，就在謝團附指揮之下，一致跑上了最高屋頂，很嚴肅地國旗升了起來，於是當天下午五點鐘光景，就在美麗的天空中自由地飄揚着我那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來壓倒四周膏藥旗了，楊惠敏真不愧爲一個女英雄啊！

她送了國旗之後，仍舊天天到四行倉庫裏去，而且每天差不多都是晚上十一點至三點鐘去的，從那天起他接連的去了五天呢！

後來倭寇和漢奸很注意她了，她覺得住在租界不大方便，於是離開上海，到內地去，再做其他救國工作了。

她有父母和十個姊妹，一個弟弟，可是都分散了。她的故鄉是江蘇的省會、鎮江，已於六年十二月給敵人佔據了，現在她時常在想打回老家去呢！

鬼子中毒

浙江省嘉善縣的里蕩莊（和嘉興相近），是一個偏僻的、溝洫很多的鄉村，有點兒市面，村民大半是務農爲業的。

村中有個名叫張三的，四十多歲年紀，懂了些拳術，是一個有名的槍手。他原是當廚子出身，後來中途改業，在家裏開了一爿小小的菜鋪過活。

嘉善淪陷，他聽到鬼子怎樣的殺我同胞、焚燒房屋、彈姦搶劫，又看到遠近的村鎮，一個個的被鬼子毀滅。他想里蕩莊遲早也總要吃鬼子的大虧，於是逢人便勸，叫他們趕快去打游擊，大家一致起來保衛里蕩莊。

五月九日早上，鬼子的汽艇「拍拍拍」的向里蕩莊開過來了，三五十個鬼子跑進村裏來了，開槍殺人、放火燒屋，一個平靜的鄉村，頓時女哭男號，雞犬不寧了。

日中了，那一批野獸樣的鬼子，逼着里蕩莊的人供給膳食，里蕩莊的人那裏敢說一個「不」字。張三是廚子出身，鬼子當然拉他來燒飯、煮菜，他也只好含着淚珠，一點不敢違抗的做着他燒飯煮菜的工作啊！他是一個愛國的國民，難道就這樣的做了順民嗎？讓鬼子燒殺搶劫之後，吃

得飽飽的平安的回去嗎？不！他想方法了，他一面煮茶燒飯，一面想殺鬼子的方法了。他趁鬼子不注意的時候，便偷偷地跑回藥鋪，搗了一大包白色的藥粉，趕了回來，一股腦兒丟在菜鍋裏去了。

張三做了這事，咬緊牙關，對鬼子假裝殷勤，走來走去，忙着搬茶、搬飯，等到菜飯齊全，鬼子就一把抱住張三，逼他先嘗菜味。張三心下明白，知道這是狡猾鬼子的慣例，如不去嘗，惹了鬼子的疑心，一命定然難保，這樣想着，他就一點不怕的，拿了菜來嘗菜的味道了。鬼子看着張三這樣，以為菜裏決沒有什麼毒的東西，就放膽子，張開大口，像牛吃草一樣的把所有的菜吃了個精光。

不一回，這些賊兵，一個個目瞪口呆，面面相覷；慢慢的全身酥軟，倒在地上，再亂伸一回手脚，就一命嗚呼，同歸於盡了。

張三因吃了不多，受毒尚少，不過嘔吐一回，就得安然無事。過後，他就邀了村民三人，加入游擊隊去工作了。

小英雄

任聽保是江蘇省溧陽縣人，今年（念八年）才十三歲，他在小學裏讀過二年書，家鄉淪陷後，他和母親及一個七歲的弟弟同住在安徽孫家埠。那個時候，戰事非常緊張，敵人過來了，他們避居在鄉下。他常常同母親講，如何可以把敵人趕出去，可是他年紀這樣小，槍又舉不起，想來想去，總想不出一個法子來。

在去年四月二十日那天晚上，機會來了，我們的正規軍和游擊隊，反攻過來，要鄉裏人去帶路，找來找去，沒有一個人敢去，任聽保聽了這個消息，覺得這是殺敵人的好機會，他就和母親講，他要帶我們的軍隊去殺日本兵，因為不把日本兵殺了，我們沒有一天可以安居的，他的母親聽了他的一番話，心裏感動了，也不阻止他。當晚，他就到軍隊裏去，官長見了這樣一個年紀輕輕的小孩子，有這樣的勇氣，能這樣熱心愛國，心裏又歡喜又佩服！緊緊地握住他的小手，同他約定；明天（二十一日）清早，帶他們的部隊去找敵人。

這天晚上，任聽保在打量，明天怎樣帶路去找敵人，想得興奮了，晚上不能安睡。天還沒有亮的時候，大家就動身了，任聽保在頭面走，大家在後面跟，走到了一個山脚下，他知道這裏敵

小英雄

人。但是敵人壞得很，步哨躲在樹上，一見他就開槍，我們的隊伍聽到槍聲，馬上把這山團圍住，打了一天一夜，把三四百敵人打死了一大半。可是任聽保的左足受傷了，不能走了，官長就差人把他抬到後方醫院去醫治，並且給他一份餉銀，每月十塊錢，他很是節儉，除了零用之外，有多的錢，還按月寄給他的母親



任聽保帶領隊伍前進

和弟弟。

他雖然只讀了二年書，却也能寫字，有一次、新聞記者去訪問他，那時他正在和二位老大哥吃飯，他就把筷子放下站起來，把離家殺敵的經過，詳細的報告給記者聽，那位記者要他寫字，他便拿起筆來寫着：

「希望全國的小同胞！

大家聯合起來！

打倒日本鬼子！

復興中華民族！

任聽保書於××。」

史恩華大戰比家山

湖北大戰的時候，敵人派了十多萬大兵，一百幾十架飛機，三百多隻兵艦汽艇，分六路會攻我國湖南省的省會——長沙。

二十八年九月二十日，敵人用十多架飛機，三十多門砲，一個聯隊的步兵騎兵向新牆河北岸的比家山地方進攻，滿望一鼓而下。不料「新學刺頭，碰到滿面鬚。」我方守在那邊的，是了不得的一營兵，指揮作戰的，是忠勇無比的史恩華營長。敵人儘管是一天二天三天的打，雙方照舊是一天二天三天的相持着；敵人儘管是一次二次……八次的攻，史營長却是一次二次……八次的守，敵人得不到半點土地，我方不會失却一尺地方。

敵人大概是老羞成怒了。二十三日那天，天還沒有大亮，就派了很多的兵和十多架飛機向比家山作了個猛烈的進攻。這、在敵人是期在心得，在史營長却地在必守，因為他——史營長——早已打定了主張，他決不肯輕易的放棄一尺土地。

敵人的飛機「叭叭叭」在比家山的上空盤旋着，敵人的機關槍「咯咯咯」向比家山陣地掃射着。史營長却站在最前線指揮部隊守着、衝着，一個個的勇士，在史營長指揮之下，絲毫不怕犧

牲的守着、衝着。是上午六點光景的時候，是正在殺得頂起勁的當兒，「嘶！」的一聲，敵人的機關槍彈，打中了史營長的肩膀，史營長的衣服，一大半被鮮血染得緋紅，史營長受傷了！

「史營長！你受傷了，你到後方醫治去吧！」他的上司×團長說：

「不！團長！我不到後方去，我要指揮弟兄們和敵人拚命到底，我要守住這山家陣地。不！團長！我不到後方去！受傷，不打擊！」史營長回答着。

「史營長！你已受傷，敵人又進攻得十分厲害，如果到不得已的時候，你且把兵撤退，再作打算吧。」他的上司×師長說。

「報告師長！我絕對沒有不得已的時候！我決流盡最後一滴血！請師長放心。」史營長很勇敢而很肯定的回答着。

於是撕下了衣服，自己包好了創口，照舊勇敢地指揮着他的部隊繼續的拚命的抵抗着，衝殺着。這時、連長易平、屈文身已陣亡，連長顏乾熙，王鳳山已受重傷，所謂全營，只剩排長二人，士兵四十多人了！忠勇而又聰明的史營長眼見弟兄們的勇氣漸漸消散下去，精神慢慢萎靡起來了。於是、馬上下令齊聲高唱義勇軍進行曲。軍歌到底時激發抗戰情緒很有用的東西，一唱之後，士氣就大大的振奮起來。守着、更堅固的守着；抵抗着、更英勇的抵抗着，凶暴的敵人一次一

次接連了十二次的進攻，仍是照舊的守着，抵抗着。我忠勇的將士們這樣不怕犧牲的守着，抵抗着，是不少的使人敬佩！使敵人胆寒啊！可是敵人，無理的敵人，的確是太凶暴了，他改用排砲向我陣地猛攻了，砲聲隆隆，彈如雨下，我那忠勇無匹的史恩華營長，竟被無情的砲彈打中死了！

史營長，治兵很好，與部下同甘苦，共寒暑，所以部下都很愛護他，樂為他用。他對百姓很和氣、很親愛，所以老百姓都歡喜他、幫助他。他死之後，那個地方的老百姓，特地捐了些錢，把他葬在×××山脚，上面寫着「中華魂史營長之墓」八字，表示紀念他，崇敬他。

註（一）——二十八年九月，敵人以六個師團及長江艦隊艦艇三百餘隻，配合海軍陸戰隊一個聯隊，飛機百數十架，化學兵若干，一共十八萬多人，自九月十四日起至十月六日止，共打了二十多天，結果，敵人大敗，死傷三萬多人。

勝而勿驕，敗而勿
餒；方能堅定持久
必勝之信念。

陳誠 念八年十月九日

此次戰勝條件：
堅忍沉着，
快速機敏，
將士忠勇用命，
人民動作協同。

薛岳

現代木蘭

古時候代父從軍的花木蘭，是我們大家所讚美的一個女子。

現在湖南祁陽地方，有個更值得我們欽佩的女子，她名叫唐桂林，今年才二十四歲，高大的身材，微黑的皮膚，生有一副健康的體格。

她自幼就穿着男孩子的服裝，因為他的父母只養他一個人，把她當做男孩子看待，所以連他自己也幾乎忘了自己是女兒身了。

他不願在家庭中過安逸的生活，便悄悄地瞞過了父母，別離了家鄉，到衡陽去投軍。這時他的年紀還很輕，軍隊中的同伴，都叫他「小鬼」。在部隊中湖南的同伴很多，年輕的孩子去從軍，在湖南軍隊中是極平的常事，他就一年一年的混下去，七八年的軍隊生活，使他覺得很有意義，但誰也沒有注意他的言語行動，誰也不知道他是一個女子。

八一三戰事爆發了，真是他一個殺敵的好機會，他是何等興奮啊！不久他們的部隊奉令開往上海去作戰，在淞滬戰場上不知有多少鬼子死在他的手裏呢！此後南京戰役，他也顯過身手，開封蘭封戰役，他也殺過敵人。直到去年六月，他們的隊部改編了，他擔任機關槍連射擊手，他打

仗的時候很沉着，是一個很好的槍手。去年七月，江西東嶺嶺那一仗，敵人的炮火可真利害，那幾個山頭，奪來奪去，不知奪了來少回，唐女士也衝過好幾次鋒，直到腳踝受了傷才下來。

在他沒有受傷的時候，有一天，他們的部隊，在南嶺萬山龍鄉村裏休養，他就利用這難得的空閒時間，躲到民家裏去關門洗浴，偶然被同排的排長窺見，他八年來的祕密，就在這時洩露了。但是，那時候，軍事緊急，部隊就向東嶺推進作戰，軍中無暇問到這事，直到這一戰受了傷，才把她調到江山新兵訓練營務處担任救護士。但是她不願在後方過閒靜生活，自動離開了營務處，又到安徽去投軍，他現在已是第×挺進軍特務連上士排附了，在不久的將來，唐女士一定還有更好的成績，表現在我們的眼前。

上前殺敵啊！不然，就會爲敵所殺。

朱橫生

脫險

承旅長是江南人，是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是江蘇北部游擊隊第×旅長，對於軍事方面是很有研究的。他與部下同甘苦，他賞罰分明，他很注意紀律，他很注意政治訓練，他很注意宣傳，他和老百姓親愛，所以他的部下，沒有一個不敬愛他，知道他的老百姓，沒有一個不歡喜他；那一旅的游擊隊，也就在他做了旅長之後，很快的好了起來。他每一天都是不怕勞苦的東奔西走，他每一天都在視察前線或指揮攻打日本鬼子，因此，這一支游擊隊的力量，更加偉大起來，日本鬼子也就最怕這一支游擊隊了。

雙十節到的一天，他視察×處陣地完畢之後，晚上就宿在隣近的一家老百姓家裏，預備第二天再到別處工作——不料在他睡下沒有多時，一大隊的敵兵，把門打了進來，把承旅長從床上抓住了。承旅長心想：事已如此，只有隨機應變，萬一不能脫身，也只好拚此一身，做個中華民國的忠魂。

承旅長被抓到敵人的營部去之後，就有一個矮脚矮手的矮子軍官，裝着很難看的樣子，厲聲問道：

「你是誰？你爲什麼睡在這間房子裏？你是中國兵還是中國軍官？快告訴我！」說完又「哼」的放了兩聲鼻子屁。

承旅長想：此刻我可不能硬挺，於是就很從容的道：

「我不是中國兵，也不是中國軍官，我是一個安分守己的良民。我早的時候，曾經在日本做過生意，所以我很會講幾句日語。近來沒有事做，中國兵叫我在這裏宿一夜，明天就要叫我到後方去做翻譯工作的。可是對於軍事方面我却一點不懂。」一口流利的日話，說得矮子軍官滿心歡喜。搜搜他的身上，搜不出半點東西；看看他的樣子，又很溫柔文雅，不像軍人。「你願意在我這裏做翻譯工作嗎？」矮子軍官變了態度，很和氣的這樣問了一句。「願意的，我很願意的，我願意在你這裏做翻譯工作。」承旅長點頭，這樣接連的 answering 着。

於是，承旅長就開始過着虎穴裏的生活了。

承旅長本來是很和氣的，爲要使得敵人相信起見，便做出更和氣的態度來。時時用流利的日語和敵人談談笑話，說說故事，慢慢熟識起來，親熱起來，敵人也就不防備他，他的行動，也就自由起來了。

險

脫

一天，承旅長對矮子軍官說：

「此刻沒有事情，我想到理髮店裏去修一修面嗎。」矮子軍官答應了他，他就衝衝地從小路
 逃了回來。

承旅長回來之後，休息幾時，就又從×地方出發到前線去指揮部下打日本鬼子了。

在承旅長被敵兵抓去的時候，他的部下和他的長官都以為一定做了刀頭之鬼，並且準備替他
 開追悼會，一飲忠魂，今竟平安回來，若非承旅長聰明能幹，怎麼能夠呢？

戰爭是意志的決鬥，

意志堅強，即能勝利。

福煦大元帥

火葬

王老太太今年已六十三歲了。她是安徽定遠縣南鄉老人會地方人。生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兒女都早已結了婚。他家裏種了十多畝田，勤勞耕種，也還可以過清苦的日子。自從抗戰以後，百物都漲了價，日子便一天一天的難過了，尤其是南京淪陷以後，大批的老百姓都紛紛向定遠縣方面逃避，老人會全鎮的人都不安起來。不久，定遠失守了。我軍奉命退出老人會的時候，空氣格外緊張，所有鎮上的男女老幼大部分都已避到四鄉，王老太太也打發她的家裏人逃到鄉下親戚家裏去，他老人家自己却堅不肯走，硬要留在家裏守門，兒媳們百般勸阻也沒有用。

王老太太一頭白髮，腳很小，個子又矮，走起路來很困難，他自從兒媳走了以後，一個人在院子裏走來走去，好像在用心思想打算什麼似的，當晚把他自己屋子裏的硬柴，統統搬到牆外，並且把鄰居一捆一捆的稻草，堆滿了他房屋的四週，有幾位臨走的鄰人，以爲他貪圖私利，趁大家慌亂的時候，發點小洋財，勸他不要這樣。誰知這位智勇兼全的王老太太，他早已思慮週到，下了犧牲的決心，準備把自己的房子，來火葬日本鬼子。

第二天早上敵人果然來了，惡毒的日本鬼子，一到便屢次我無辜同胞，老人會鎮上的青年們

，沒有一個不死在鬼子們的刀槍之下，鮮紅的血，斑斑的流在路上，死屍也隨處都是。最慘痛的一部份來不及逃避的婦女，都給鬼子一個個捉住了，輪流強姦，甚至有許多僅僅十一二歲的女孩，也都被活活的姦死。鎮上的房屋，大部分被鬼子燒掉了。

王老太太躲在自己屋子旁邊的柴堆裏，聽得清清楚楚，心上實在痛憤萬分，看看天色將晚了，他便化裝了一個叫化子，蓬鬆着頭髮，弄污了面部，穿上了破爛的老棉襖走上街去，挨戶討飯吃；只見鄙人有的在街上橫衝直撞，搶老百姓的東西，有的喝醉了酒，倒在屋子裏，後來看到自己家的那十幾個敵兵，也喝得大醉，呼呼地睡熟了。於是她便輕輕地把門扣帶上，再把袋裏預備好的鎖套上，然後割燃火柴，稻草立刻燒起來，那時風勢又大，一霎時，牆周圍的稻草和乾柴都着火，熊熊的火光，照得滿天通紅，這樣了十幾個醉鬼就給我們英勇的王老太太活活地燒成了一堆骨灰。

王老太太計劃完成以後，快樂得忘了一切，依然裝着叫化子躲到另一家破屋子裏去。

好老人

義烏、南平嶺、吳店，老人吳廣懌，天生一副愛國熱腸。他想：我國這樣常常受人欺侮，如果再不設法，國家前途是極危險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凡是中國國民，誰都應該負起救國責任；尤其應該儲金救國。於是他就特地做了一個錢櫃，從十五年元旦起，每天節省三個吃酒的銅元，放在錢櫃裏面。這樣一天一天的節省下來，一天一天的放進錢櫃裏去，從沒有一天間斷過。他很想多積了些銅元，一掃就給國家，不料這個愛國的老人，竟於今年（二十八年）二月，以九十四歲的高齡死了！

他臨死的時候，特地叫攏了他的子孫，指着錢櫃說道：

「這裏面都是銅元，都是我每天節省下來的，我死之後，你們就得把這些銅元統統獻給國家，充作抗戰建國的用場。我自恨對國家沒有什麼大貢獻，你們年輕，應該努力奮鬥，爲國効勞，早些兒打鬼子們把退，我死也瞑目了。」

老人死了之後，他的子孫就遵照老人的吩咐，把錢櫃裏的一萬四千二百六十五個銅元，由吳治南做代表，送給義烏縣政府。義烏縣縣長對吳老人的愛國和他子孫的孝順，非常欽佩，馬上送

了一塊「義孝可風」四字的匾額給他，一面把那些銅元轉送前方去支持抗戰將士。

值得我們敬重啊！老人嘆嘆！

他這樣的儲金救國，我們應得怎樣呢？

出錢出力歌

。老舍。

有錢多出錢，國亡錢不存；
有力多出力，國亡身不存。
中國好，地富何怕貧；
百姓好，心好即黃金。
毀家去救國，殺敵把命拚。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保住中華億子孫；
不出錢，不出力，
失了江山絕子孫。

暨水區圖書雜誌審查會審查證一六六號

7.81
6
1



0.25